

花城出版社

世界骗术奇闻录



(加拿大) 安德亚斯·斯兹罗德 著

卫景宜 李恒春 译

花 城 出 版 社

世界骗术奇闻录

(加拿大) 安德亚斯·斯兹罗德 著

卫景宜 李恒春 译



Copyright © Andreas Schroeder, 1996 & 1997.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of McClelland & Stewart Inc., 481 University Avenue, Toronto, Canada M5G 2E9.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1997. Flower City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中介代理:广西万达版权代理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骗术奇闻录/安德亚斯·斯兹罗德著;卫景宜、李恒春译. —广州:花城出版社, 1999.

ISBN 7-5360-3146-7

I世… II.①斯…②卫…③李… III. 故事-作品集-加拿大-现代 IV .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8024 号

世界骗术奇闻录

安德亚斯·斯兹罗德 著

卫景宜 李恒春 译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中山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1.75 印张 1 插页 270,000 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ISBN 7-5360-3146-7

I·2667 定价:16.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一	《蒙娜丽莎》失窃记	(1)
二	亚利桑那州封地诈骗案	(13)
三	希特勒日记诈骗闹剧记	(33)
四	靠骗术成为“色拉油宇宙之王”	(55)
五	养猪受骗记	(67)
六	大量伪造支票的假飞行员	(71)
七	石油公司的巨额诈骗案	(84)
八	金字塔传销的增殖奥秘	(99)
九	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现金抢劫案	(110)
十	意大利贫穷家庭走出的“品牌犯”	(128)
十一	高空劫掠：一个现代童话	(141)
十二	千奇百怪的美国案例	(153)
十三	三叶草王国里的恶作剧	(162)
十四	外巴尔多尼亚大公国的乌托邦理想	(168)
十五	艳情小说《历险记》的神秘问世	(176)
十六	菲律宾丛林中的“原始人”震惊世界	(190)
十七	制造假钞“买下葡萄牙”	(197)
十八	靠移植山羊性腺手术发财的“医生”	(226)
十九	“波依斯王国”的海外投资神话	(239)
二十	有史以来耗时最长的银行抢劫案	(245)
二一	北极探险的骗局	(256)

二二	搬动曼哈顿岛的陷阱	(285)
二三	长翅膀的犯罪飞行员	(293)
二四	假冒巨额财产继承人	(312)
二五	神速的分钟抢劫案	(334)
二六	公海沉船行骗记	(345)
二七	美国的千面诈骗犯	(354)
二八	银行劫骗四重奏	(367)

一 《蒙娜丽莎》失窃记

巴黎的罗浮宫可以说是全世界最著名的美术馆，因为在它所陈列的数十万件艺术品之中有一样稀世珍品：里奥纳多·达芬奇创作的画像《蒙娜丽莎》。这幅画在她的出生地意大利被称为“拉乔孔达”，在法国则叫“拉若孔达”。

1910年，具体的日期是1910年6月12日，《蒙娜丽莎》悬挂在罗浮宫卡埃展示厅内，在她的左侧挂着科雷乔的《圣女凯瑟琳的婚约》，右侧是提香的《寓言》。和往常一样，《蒙娜丽莎》画像前挤满了围观的人群，其中有游客、艺术爱好者以及业余画家，游客们挤挤撞撞地缓步移动，业余画家们则一边拼命地保持自己占的位置，一边继续他们的复制或临摹。在20世纪初的欧洲，复制艺术大师的作品是完全合法的事，只要复制品的尺寸和原作有所不同，并标有复制者清晰的署名。20世纪的头30年里，欧洲和北美对古典名画的复制品需求量很大，交易十分兴隆。

这一天，两名男子站在展示厅的一个角落观望着这一切——天天如此的喧闹情景，他们显然未被蒙娜丽莎神秘的微笑感动得如痴如醉，他们俩对那个微笑早已了如指掌。瘦高个，说话声音轻柔的那一位名叫伊夫·肖德隆，他是法国最熟练的名画修复家之一。（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肖德隆同时也利用他那杰出的才华制作了一些欧洲最精美的赝品。）他身旁那位衣着考究的同伴，马克斯·爱德华多·德·瓦尔费诺，其父是巴西最富有的大地主之一，但可惜他命运不佳，生为家中最小的儿子。按照巴西的财产继承习俗，他父亲去世后，他几乎分文未得。他所继承的只是堆满了几个房间的美术品和家族的姓名，但他让这两样东西发挥了作用，

为他赢利。他先将所留艺术品卖掉一部分以获取各国收藏家的信任，然后，等真迹卖光再拿高档次的赝品向他们出售，收藏家们大都没有发现什么区别。

“怎么样，伊夫？”瓦尔费诺问道，咧咧嘴露出他那极具特征的嘲讽式微笑。“这位女士能被仿制得足以使那些为艺术着迷的美国强盗资本家^①确信无疑吗？”

通常，这个问题对肖德隆的才能绝对构成侮辱，但要复制《蒙娜丽莎》确也相当棘手。首先，此画原作是画在木板上的，而15世纪的木料现在很难找到。另外，里奥纳多当初使用了各种植物性颜料，现在这些颜料市场上买不到，须煞费苦心重新制作。再者，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喜欢在画面上涂抹一层又一层的颜料，并加盖层层清漆和光油，因此，一件真材实料的复制品所涉及的技术要求和工作量是十分可观的。

不善言辞的肖德隆若有所思地又看了一眼画像，耸耸肩说：“大概可以吧。”类似这样的欺诈活动他们俩已经策划过许多回了，此种做法叫作“从墙上”出售美术品。在美术馆或画廊，富有而缺少德性的收藏家会被人引领观看一幅著名的作品，并受到怂恿对此画开个价，“假如这幅画可以到手”。然后，再出一笔贿赂费，届时博物馆的警卫将把目光转向它处，购买者便可趁机偷偷摸摸地在名画背面的帆布上做个记号，确保日后他收到的画即是他出高价购买的那幅。通常，只要将做过记号的画，外加一份《巴黎晨报》报道名画失窃的号外作为额外证据一并交给购买者，则很快得到付款而且买主也兴高采烈。

那位开心的买主却不知，名画背后已事先固定好了一幅仿造品，所谓“偷窃”不过是将做了记号的赝品取下而已。至于剪报，那只是某个乖顺的排印工遵嘱做的报样模型。当然，这些买主住

① 指19世纪后期美国靠巧取豪夺及残酷剥削致富的资本家——译注。

得离巴黎越远越好，否则，他们可能会发现他们购买的名画竟在同间画廊或美术馆神速地“重新出现”。万一发生这种情况，购画者也只好无可奈何地接受瓦尔费诺的说法：画廊为掩盖其保安方面令人难堪的过失而用一幅制作精良的仿造品顶替原作。

由于这次仿制的对象是《蒙娜丽莎》，麻烦也就大得多。伪造全世界最有名画像的被盗，就得伪造出几乎全世界每份报纸的相关报道。

“其实，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把她偷走，”瓦尔费诺叹气道。“这事开支庞大，我们所需要的拉若孔达的精美制作将不止一幅，肖德隆先生。给我画四幅。确切地说，五幅吧。”

此后的14个月，伊夫·肖德隆专心致志地仿制五幅《蒙娜丽莎》的画像，马克斯·德瓦尔费诺则忙于解决把它们当作真迹出售的微妙问题。

和以前一样，两人的工作都完成得美伦美奂。肖德隆仿造的画像精细之极，竟然在许多地方把里奥纳德的运笔模仿得惟妙惟肖。马克斯也设法将《蒙娜丽莎》——“假如她能到手的话”，预售了六幅而非原先的五幅。（至于肖德隆听到这个消息时如何反应没有记录存留。）五幅画像卖到美国，第六幅卖到巴西。每幅画的出售价，据后来的谣传，大约是1200万美元^①。

由于售价昂贵得惊人，人们自然而然地怀疑到买主可能是约翰·皮尔庞特·摩根和威廉姆·伦道夫·赫恩特这类富豪，况且这两人在收藏艺术品方面的贪嗜如命可谓无人不晓。（他们俩很愤慨地对谣传加以否认。）

等仿造的画像全部完工并安全地用船运出法国后，瓦尔费诺便开始进行他第二步的计划——盗取《蒙娜丽莎》。对此，他高兴

^① 为保持比价相等，该款项所有金额均已按1990年的美元比价做了调整——原注。本书所有款项均按1990年的美元比价计算，不再另行加注——译注。

地发现，没有他所担心的那样复杂。1911年的罗浮宫拥有的保安措施原始得令人惊讶。其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个建筑物起初并非作为博物馆来设计的。罗浮宫建于1541年，是弗兰西斯一世的王宫。在此后的四个世纪内，它被无数次地修复和扩建，到20世纪初，迷宫式的画廊和展示厅占地45英亩；数不清的门、阶梯、院落、死通道及服务人口处绞成一团，严重地阻碍了其保卫工作的进行。

尽管情况如此糟糕，奇怪的是，罗浮宫的管理者们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保护罗浮宫珍藏的那些无价之宝。每周从星期二到星期六，当5000多游客川流不息地出入罗浮宫时，值勤的保安人员很少，许多画廊竟无人看管。每逢星期一是罗浮宫闭馆维修时间，整个罗浮宫只留下少数警卫看管一大群身穿白色连身工作服的工匠们，他们受命于无数个馆长，框架师和修复师在罗浮宫里面来回穿梭忙着挂上或取下画框。任何人只要身穿白大褂并且看上去好像正在执行某人的命令则无人问究——无论他拿走的是哪一幅名画或哪一件雕塑作品。

瓦尔费诺没费吹灰之力便找到一名曾在罗浮宫工作过的人员，此人也打算接受瓦尔费诺出的价。温琴佐·佩鲁贾是个意大利籍的木匠，曾受雇于罗浮宫，为其最著名的藏画制做一种防破坏的保护框架——连肖德隆听到此话都笑出了声。他对罗浮宫的布局和内部的运作情况了解得如同他自己的公寓套间一样清楚。在法国六年的外籍工经历使他仇恨起法国人。他把法国人归结为吝啬鬼、种族歧视狂和露骨的势利眼，他说任何有点感性的人都会明白法国人天生就无法欣赏意大利的艺术杰作。

法国人压根不配拥有拉乔孔达，天下皆知那幅画像是拿破仑偷来的。

1911年8月20日，星期六，下午，温琴佐·佩鲁贾和两名意籍男子悠悠晃晃地走进罗浮宫，和其他人一样伸着脖子东张西望。他们身穿普通游客的服装，但每个人腋下挟着一只小包，里面装

着同工匠们穿的那种一模一样的白色工作服。还有一小时就要闭馆，警卫们开始打起了呵欠。他们三个分了手，各走各的，但15分钟后在迪沙特勒展示厅又聚到一起。

在那儿，三人聚精会神地凝视着一幅布拉芒提诺的大型作品，满脸恭敬。他们的虔诚也无可厚非——他们毕竟是意大利人嘛——同时，这种着迷的态度也另有缘由，原来在那幅画的背后有一道伪装巧妙的门通向一间小储藏室。佩鲁贾以前在这儿工作时发现了这间小屋，平时它只是晚上用来存放业余画家白天使用的画架、调色板及其它绘画用品，但那天是星期天，他知道小屋将是空的。

15分钟后，展示厅的参观者都走光了，佩鲁贾打开隐蔽的门闩，三个人赶快溜了进去。他们利用带来的小包使自己在木地板上尽量躺得舒服些，他们得度过一个漫长的夜晚。

4点整，闭馆的各种钟声响彻整个博物馆，接着关闭了大门。

20分钟后，一片寂静，偶而听到一名巡逻的警卫缓缓的脚步声。

那三个人在硬地板上捱过了一个不舒服的夜晚，不时地互相提醒不要发出鼾声和其它不合时宜的噪音。早晨6点钟他们换上了连身工作服，准备好混进工匠群中去。再过半小时，工匠们就会涌入博物馆。他们一直紧张地等到7点半，直到佩鲁贾觉得比较安全时才出来。算他们走运，他们出来时展示厅空无一人。

此后的8分钟，一切都进行得和原计划分毫不差。三个人各自忙忙碌碌，擦擦扫扫地朝着卡埃展厅靠拢，最后他们在《蒙娜丽莎》画像前集合。然后，佩鲁贾的两名同伴从墙上的挂钩上取下了画像，就好像是他们每日清洁工作的例行程序一样轻松自然。他俩抬着画像，跟在佩鲁贾身后，就像恪守职责的工人跟随他们的工头，肆无忌惮地穿过大加莱里耶馆和七音步展厅，出了一道服务专用门。

这道门后的楼梯通往底层，底层楼梯的尽头有个门，出了那个门，穿过一个小院就到了罗浮宫的维斯孔蒂大门。

维斯孔蒂大门外就是自由。

在底层楼梯井脚，佩鲁贾的两个同伴焦虑地四下观望，佩鲁贾快速将固定画像和画框的胶布条割开。在楼梯后面他用脚踢破画框和玻璃，及名画保护箱，他把画像裹在前一天穿进来的上衣里，然后挥手让其他两个人到大门口。门当然上着锁，但马克斯·德·瓦尔费诺早已给了佩鲁贾一把复制的钥匙。

麻烦开始出现，一切好像都要完蛋。那把钥匙尺寸不合。

佩鲁贾急得把钥匙和门砸来撞去，他气急败坏地一次次试着开，但门就是打不开。

佩鲁贾惊慌失措从衣袋里掏出一把螺丝刀猛砸门锁，还是打不开。他开始用螺丝刀将锁卸开，门把掉下落进他手中，他赶紧把它塞进衣袋。

突然，楼梯上面的那扇门开了，一个男人站在那儿朝楼梯下看。

是个水暖工，身背工具袋。

三个人吓呆了。

水暖工定了定神，看到他们，但光线昏暗搞不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好像出了点麻烦。“需要帮忙吗？”他问道。

佩鲁贾此时已经缓过了神，立即发现他的机会来了。水暖工并未看到《蒙娜丽莎》；佩鲁贾一听到门开的声音就赶快把它塞进他的连身工作服里。此刻，佩鲁贾以地中海人的暴躁脾气尽情宣泄他的焦虑和沮丧。

“这个呆锁坏了；门把也不见了。这儿什么都乱七八糟，怎么叫人他妈的干活？”

水暖工笑了起来，这些好激动的意大利人，遇到一丁点麻烦就好像世界的末日到了。“别急，别急，”他安慰说。“我们来看看

是怎么回事。”

他掏出他自己的钥匙，拧动了锁，用佩鲁贾的螺丝刀撬起插销，门打开了。“行了。用不着大发雷霆。”他继续做自己的事去了，边走还边摇着头笑。

几分钟后，佩鲁贾、他的两个同伙还有《蒙娜丽莎》出现在马路上，乘坐出租马车离去。

正如瓦尔费诺所希望的那样，《蒙娜丽莎》被盗的消息在世界各地掀起轩然大波——尽管消息被耽搁了一些时辰，因为罗浮宫的官员们直到第二天中午才得知他们最值钱的珍宝不见了。画像可能丢失的消息最初仍然密而不宣，恐慌的内部搜查一直进行到发现在一楼和二楼之间的服务楼梯内被丢弃的画像框架才停了下来。于是，马克斯等到8月23日，星期三，才得到他想要的头版通栏大标题的报道。

消息一公开，顿时一片混乱。

不到几个小时法国的边界几乎全部封锁。港口关闭，所有驶出的船只受到搜查，火车和火车站被爬梳了一遍。约瑟夫·卡约总理任命一名法官负责进行官方调查。当人们发现“黑色星期一”（人们对画像被盗日期的称呼）那天整个罗浮宫只有八名警卫执勤，谴责声和要求惩治的呼声此起彼伏，有关的新闻报道连篇累牍。罗浮宫的高级馆长和政府主管艺术的副部长被迫辞职。

迹象显示问题似乎出在内部。警官们在被丢弃的画框上提取了一个左手拇指指纹后，便开始查对所有在罗浮宫工作和曾经工作过人员的档案记录，以及警察局的案底档案。温琴佐·佩鲁贾在罗浮宫留有档案，而且在警察局也有非法持有凶器的案底，本来他两头都应该难逃法网，但他的运气救了他，法国警方当时有个莫明其妙的规定，只留取犯人右手拇指的指纹，此外，他在罗浮宫的档案也遗失不见了。

第二轮的调查更加慎密。警官们这次把过去五年内所有在罗浮宫工作过的人都查了出来并一一进行面谈。于是，画像被盗的三个月后的一天，一名警官来敲佩鲁贾公寓套间的门。佩鲁贾被审问了长达几个小时，然后，那名警官简洁地做了以下记录，“根据所获信息，8月21日（即失盗那天），佩鲁贾正常上班是上午7点，但9点才到达……其间两小时不在场，我们无以解释。”既然画像被盗已确定是在上述时间范围内发生，那么这种巧合应足以引起巴黎警察局某个人的重视，但没人注意到。佩鲁贾从名单上被划掉，调查继续进行。

依照马克斯的指示，佩鲁贾从朋友公寓的贮藏室里取回了《蒙娜丽莎》并在一个工具箱的夹层底里给它建造了一个较永久性的蔽身之地，然后，他把工具箱放到房间的阁楼上，他的住所离罗浮宫不到两个街区之遥。佩鲁贾对马克斯更为复杂的计策所知甚少，他以为等事情冷一冷，马克斯就会向罗浮宫交涉，索要巨额赎金。法国人生性小气，肯定要大诉其苦，但无论如何，他估计，即便扣除马克斯预付给佩鲁贾和他的朋友们的那几万元，他们每个人至少还能拿到几万元。

瓦尔费诺此时却以他惯常的精明已经完成了他那部分活动。由于他早在画像失盗前就把肖德隆仿制的那六幅画像用船运到纽约和里约热内卢，所以案发两周后他便能毫不费力地将它们送交到他的六位买主手里，他们自然皆大欢喜。据说，他收到的付款中约有7200万美元已安全地分头存入瑞士银行，与此相关的文件字据已被烧毁或藏匿。

因此，他现在对《蒙娜丽莎》真迹的关注程度远不及佩鲁贾；显然，真正的画像丢失的时间越久，他的买主开心的时间就越长。但对瓦尔费诺来说，那也不过是摆摆样式的事。从法律上讲，每个买主在目前的状况下一旦接收《蒙娜丽莎》画像就成了从犯，而且，如果罗浮宫最终找回了真迹，他们也不敢声张。

对于马克斯·爱德华多·德·瓦尔费诺和他的同伙伊夫·肖德隆，《蒙娜丽莎》已不存在任何经济利益。他们悄悄地清理了各自的事务，支付了旅馆账单，离开了欧洲，任由法国内务部保安局去处理自己的拙劣和失误造成的后果。

到1913年的11月，温琴佐·佩鲁贾终于非常不满。这也太荒唐了，他整整一年多没有得到马克斯的消息。难道与罗浮宫的交涉竟需要如此之久？预支给他的钱也已花完，他现在分文不名，希望从交涉来的款项中得到应分给他的那笔钱，他不想再继续等待了。

他越想越生气——生马克斯的气，生罗浮宫的气，生法国的气。他清楚地感觉到瓦尔费诺在骗他。而罗浮宫——这帮精明鬼——竟把麻烦事变成了好处。现在，到罗浮宫参观《蒙娜丽莎》失盗的地方的游客人数远远多于以往任何时候。画像失盗的两年后，人们仍然在卡埃展厅原画像所在的空铁钩下面摆满了成堆的花环和鲜花，工作人员不得不每两天清理一次。至于法国，——哼！十年来法国对他可真不怎么样，干的一份破工作，钱还少得可怜。他一点也不觉得欠法国什么。

他突然有了一个念头。其实，这个念头一直在他的脑海里存在着，只是没有浮现出来。

他要把拉乔孔达送回祖国，让她返回自己的家。只有意大利人才能真正地欣赏拉乔孔达；这是他经常对人谈起的话题。她应当在米兰或佛罗伦萨自己人中间。他新近从一份佛罗伦萨报纸上读到一则广告，有人愿出“高价”购买任何艺术品。毫无疑问，意大利人准会花大价钱买回拉乔孔达。

一个星期后，刊登广告的画廊老板阿尔弗雷多·杰里收到佩鲁贾的来信，其内容颇荒诞无稽，令人难以置信，便没有理睬他。杰里把信拿给佛罗伦萨著名的乌菲齐美术馆主任乔万尼·波吉看，他也并未十分在意。但是，波吉在他艺术世界的生涯中曾经

历过一些看上去似乎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建议保持接触。

在一个月中通了两封信，发了三个电报之后，他们在佛罗伦萨市维亚·潘扎尼河边的黎波里—伊塔里亚旅馆一间气味难闻的房间里碰了头。当佩鲁贾取出拉乔孔达，把她随便地扔到他那乱糟糟的床上时，杰里和波吉惊讶得目瞪口呆，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上帝呀，”杰里吸了一口气说道，“你想卖多少钱？”

佩鲁贾耸了耸肩说：“1000 万里拉如何？”（这个价钱相对说并不太高——约合 200 万美元——但这个数字也不见得是无私的。四个月后，当一名佛罗伦萨法官权衡佩鲁贾的辩白时，这个要价成了症结所在。当时，他慷慨激昂地说，把拉乔孔达在被迫流放几个世纪之后归还给她合法的所有者——意大利公民是他惟一的目的。）

佩鲁贾又一次被出卖了——当杰里报告警察局后。佩鲁贾在监狱里呆了四个月，等待审讯的日期。与此同时，《蒙娜丽莎》找到的消息使人们欢喜若狂，全世界的报纸又一次充满了关于这幅著名画像的故事。佩鲁贾除了读报纸没其它事可干，他很快从中看出了点眉目。法国人一般对国宝的失而复得感到非常高兴，而意大利人则普遍更有一层理由叫他们高兴不已，一名平常的意大利木匠愚弄了庞大的法国警方。

佩鲁贾考虑得越多，就越清楚地认识到他所做的正是这个目的。老天作证，冒了多大的危险！对于下星期的新闻界以及四个月后不大轻信的法官，他所讲的故事就是，他，佩鲁贾，单枪匹马一个人策划了这起雄心勃勃、大胆的行动，他的动机从头到尾都出自民族利益，而非经济因素。假如意大利还有公正存在，他的确应当为这样无私的行为受到奖赏，而不是受到惩罚。

新闻界和意大利公众都认为这一辩解极具说服力。不到几天时间，给佩鲁贾的贺信、鲜花、食物、酒及为他法律辩护用的资

金蜂拥而至。一个星期后，得给他换一间大点的牢房以便放置送来的礼物。等到佩鲁贾的出庭日来临前，连佛罗伦萨的司法部门也开始受其影响，发表声明表示佩鲁贾将不会被引渡到法国去。（声明并未提到法国方面尚无提出遣返佩鲁贾的要求。）此项声明使司法部门大获民心。

十分不巧，出庭的法官对此闹剧不大肯屈就，他判了佩鲁贾1年零15天的服刑期。随即引发了一场骚动，规模之大是沉着的佛罗伦萨司法部门自1885年反税收抗议以来尚未经历过的，佩鲁贾马上被安排了一次上诉机会。一名较为开化点的地方法官把佩鲁贾的服刑期减到与他在监狱里已呆过的日子相等，这位胆气十足的木匠立即获释。他在众多祝福他的人群的簇拥中离开了法庭；一家报纸急于将他造成英雄，显然他本人也乐意为之。

《蒙娜丽莎》此刻正在返回罗浮宫的途中。从罗马到巴黎之间的每个主要城市她都要做短暂停留。无论在哪里展出都有成千上万的人群参观，极度的拥挤常常变成骚乱，不得不增派大批的警察维持秩序。等画像返回巴黎，在官方举行了十分壮观的欢迎仪式后，人们涌进罗浮宫争相一睹芳容，仅在头两天参观的人数已超过十多万。后来，当欢庆的场面稍有平静，《蒙娜丽莎》就被挪放到埃达展厅，直到今日她仍然挂在那儿。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场重大犯罪活动中，真正被长时间囚禁的倒是《蒙娜丽莎》。除了温琴佐·佩鲁贾受到短暂的审判外，其他的罪犯没有一个被制裁。伊夫·肖德隆不仅是伪造名画的高手，也是躲避犯罪过程中伴随成功而存在的种种陷阱的高手，他到巴黎郊外过着宁静、衣食无忧的生活。佩鲁贾的那几名同犯尽管在警方的报告中多次提到他们的姓名，而且在报纸上也公开受到谴责，但若正式指控，他们显然还微不足道。无辜（即便有点贪心）的阿尔弗雷多·杰里试图依据古代法国律法——任何人凡寻回遗失或被盗的艺术品将给予10%的“抢救费”来起诉法国政

府，但未能发上这笔横财。法国政府很快通过一条法规宣布：《蒙娜丽莎》是法国国宝，她的价值被正式确定为“无可估量”。

我们无法得知佩鲁贾当时的反应：当他发现他要价 200 万元的那件美术品保守地估计也值 34 亿 2000 万。但是他至少在有生之年无论到意大利什么地方喝酒都不用花钱。马克斯·爱德华多·德·瓦尔费诺的其他同犯（据谣传包括一名内务部保安局的内幕人士）也都未被逮捕。

马克斯本人于 1931 年在摩洛哥平静地去世，生前过着阔气而无拘束的生活。

只有《蒙娜丽莎》在防弹玻璃后面暗自神伤。她被用铁链固定在一个壁龛的墙上，那儿恒温、恒湿，并装有电子防盗系统。每天她都受到成群结队的游客和艺术爱好者的重重包围。为了减少紫外线对颜料的损害，相隔一定的时间就要关闭照射她的聚光灯，每当此时，她便笼罩在令人沮丧的黑暗之中。

显然，《蒙娜丽莎》正在耗尽她的生命。